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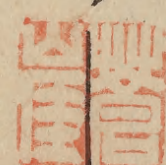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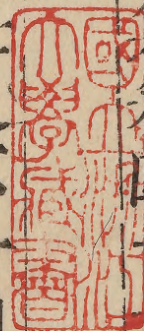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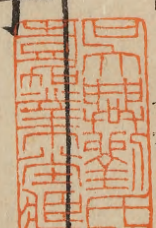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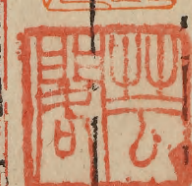
奏議諫院進



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滄等劄子

論陳留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

論王礪中傷善人乞行黜責劄子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

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 慶曆四年

臣嘗患朝廷慮事不早及其臨事草草便行應急倉皇常多失誤昨湖南蠻賊初起自昇州差劉沆知潭州授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蠻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楊敞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敞未到續後又差周陵爲轉運使令專了蠻事周陵差勅未到又自朝廷遣王絲安撫令專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此數人一時到彼不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彼一



方從誰則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則用才不在人多若遣不才雖多適足爲害此臣所謂臨事倉皇應急草草之失也今劉沆自守方面不可動楊畋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動徐的於數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後差去可以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絲一人在彼無用可先抽回近聞絲有奏請欲盡驅荆南上下往彼捉殺臣曾謫官荆楚備知土下子細若果如此則必與國家生患朝廷已不從之然絲處事可見矣若絲到彼默然端坐並無所爲一任徐的等擘畫則絲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以其身是臺官出稟朝命耻以不才



默坐於中強有施爲竊慮的等不能制絲又州縣畏  
絲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誤事必多尚恐大臣有主  
張絲者遂非偏執曲庇於絲不欲中道召回彰已知  
人之失護其不才之耻未肯抽回即乞諭徐的專了  
賊事只令絲至一路州軍遍行安慰訖即速還度不  
敗事取進止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臣風聞楊畋近與蠻賊鬪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  
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  
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



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不能鎮靜外示  
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  
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  
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  
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為盜除鄧和尚  
李花脚等數十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成火者不可勝  
數今畋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人中  
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時暫鳥散必須復  
集臣見自古蠻蜚為害者不聞盡殺湏是招降昨緣  
邵飾等失信於黃捉鬼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畋小



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機不可失也若令畋  
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捷聲其餘  
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  
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熟以我所病暑之兵  
當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衄則彼勢復堅不惟為  
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間便行  
厚賞則諸處巡檢捕賊官等見畋獲賞爭殺平人而  
畋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畋小  
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畋等伏  
乞且降勅書獎諭授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今



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絕少其餘盡是枉遭  
殺戮逼脅爲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殺惟能全活  
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說此意諭與楊畋其  
賞典乞少遲留庶合事體取進止

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

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新  
差楊畋銳於討擊與郭輔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絲  
去時朝廷亦別無處分慮絲到彼與畋同謀蓋蠻賊  
止可招携卒難剪撲而畋等急於展効恐失事機今  
深入而攻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



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擊之則又未見其利也蓋以蠻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陽監之間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於東則彼出於西官兵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則兵寡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之便也今盤氏正蠻已爲鄧和尚黃提鬼兄弟所誘其餘山民莫徭之類亦皆自起而爲盜竊聞常寧一縣殆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徭之俗衣服言語一類正蠻黃鄧初起之時捕盜官吏急於討擊逢蠻便殺屢殺平人遂致莫徭驚惶至此以此而言則本無爲盜



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盜肯降必須先得黃鄧  
昨邵飾等初招黃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彼驚逃尋  
捕獲之斷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鄧和尚等若指前事  
爲戒計其必未輕降如云且招終恐難得必須示以  
可信之事推以感動之恩若得黃鄧先降其餘指麾  
可定今深入而攻旣不可待其出而擊之又不可且  
殺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  
庶幾招之可使聽命臣亦廣詢南方來者云我若推  
信彼不難招鄧和尚等大則希一班行其次不過殿  
侍足矣正蠻叛者得一團主之名亦足矣莫徭之類



使安耕織而歲輸皮粟得爲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  
志而已今若擊之不已則其爲害愈深况漸近夏暑  
南方燠濕士卒不習水土須慮死傷仍恐迫之太急  
則潭郴仝邵諸寨伺化之變皆誘脅而起則湖南一  
路可爲國家之憂臣欲乞速令兩府大臣深究招殺  
之利害共思長策決定廟謀若遷延後時致彼倡熾  
不幸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爲屈法而招彼  
以其罪旣多必恐不能自信則兵久不解害未有涯  
伏望聖明斷之在早取進止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

慶曆四年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湏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害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爲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



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党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讎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爲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爲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



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今劉  
滬旣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  
青怒滬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  
復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  
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  
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  
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  
本有所稟非是擅爲後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  
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朝  
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若他



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  
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  
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爾卒事以自贖  
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修  
惟牽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  
萬一小有踈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刑如此  
則水洛之利可成蓄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  
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罪滬既不  
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  
聖慮深思取進止



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滬劄子

臣伏見朝廷近爲修水洛城事雖已差魚周詢等就彼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爲水洛蕃族見狄青枷取劉滬等因致驚搔周詢却乞將帶滬等徃彼以此足驗劉滬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爲利而不欲廢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已立同異難使共了此事臣謂必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滬尚慮議者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今若但移洙而不動狄青即不是特移大將矣若却移路分更升差遣或召拜他官苟不類前後因事移替之人



即不是因漚被移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漚獲全其  
功於邊防利便三者皆獲其利若曲爲尹洙狄青却  
將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類  
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  
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  
黨護輕沮武士况今漚與洙爭而漚實有功效其理  
不曲若曲罪劉漚則沿邊武臣盡鼓怨怒其害一也  
自有西事以來朝廷擢用邊將極多能立功効者絕  
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漚築水洛  
耳臣亦聞三者惟漚尤爲艱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



今若曲加輕汎則今後武臣不肯爲朝廷作事其害  
二也滬若不在水洛則蕃族恐他人不能緩撫別致  
生事則今後邊防永不能招緝蕃部其害三也今三  
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洙曲有黨  
庇則不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望聖意  
斷而行之取進止

論陳留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

臣伏覩朝廷近爲王堯臣吳育等爭陳留橋事互說  
是非陛下欲盡至公特差臺官定奪而王礪小人不  
能上副聖意挾公徇私妄將小事張皇稱王堯臣與



豪民有情弊誣奏慎鉞令免吏潛行殺害及妄稱真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事及勘出事狀王堯臣元不曾受豪民請囑慎鉞亦不曾令小吏潛行殺害及據先朝日曆內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為陳留橋損害舟船特令修換證驗得王礪所言悉是虛妄上惑聖聽賴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便輕信其言別令呂覺根勘今既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伏以臺憲之職本要糾正紀綱而礪但務挾私欺罔天聽合行黜責其罪有四一曰謗黷先朝聖政謹按日曆書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橋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間利



爲便故史官書之以彰聖政爲後世法  
却稱是真宗朝權臣受豪民獻賂移得此橋  
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所說即是真宗誤信  
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政今國史書橋便  
利彰先帝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朝闕政臣不  
知國朝舊史可信爲後王礪之言可憑其虛妄謗黷  
之罪可誅一也二日中傷平人使今後勞臣不勸臣  
見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畫錢穀至有強借豪民錢二  
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稅果菜之類細碎刻剥  
自堯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即今財用不至大



闕亦聞南郊漸近諸事亦稍有備當此窘迫乏用之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亦可謂勞能之臣方當責其辦事今因移一橋小事而王礪誣其與豪民有情致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情弊是王礪不卹朝廷事體當此乏人之際將能幹事之臣因小事妄加傷害其罪一也三曰誣奏平人爲殺人賊凡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謂耳日不及之事即許風聞今王礪目見慎鉞所遣小吏別無武勇又無器仗而稱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希旨初朝廷本爲省府互爭別選不下礙官定奪王



礪旣吳育是舉主即合自陳乞別差官豈可謗黷先朝希合舉主且礪言慎鉞是堯臣所舉感恚必深今礪是吳育舉豈不懷感且吳育與王堯臣本無怨恨各爲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同乃是常事但王礪小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四也且王礪謗黷先朝聖政之罪若不重責則無以彰陛下孝治之明中傷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臣不能安心展効其誣奏慎鉞遣吏殺害及挾私迎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今後小人恣情妄作獄訟必多事繫朝廷之體臣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礪伏乞重行貶黜取進止



論王礪中傷善人乞行黜責劄子

一區文忠公全集卷五十九

十一

臣近有劄子并曾面奏爲臺官王礪特被差委輒敢  
徇私妄言王堯臣因移橋別有情弊等事欺誑朝廷  
上賴陛下聖明再令推究勘得堯臣並無私曲已蒙  
聖恩釋放自王礪妄形彈奏羅織無事之人欲借國  
威以報私忿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聞堯臣不陷枉  
刑更蒙陛下恩釋中外之士稍復安心然小人在朝  
非國之利如礪善惡未辨尚可含容今旣試之以事  
見其傾險之迹則豈可更令濫處臺憲中傷善人伏  
望聖慈早行黜責以戒在位傾邪之輩兼亦使今後



選用之人不敢尚辜委任別造過憊若礪不黜竊慮  
今後被差委者動皆作過則陛下無由使人此事所

繫不細取進止

四月庚戌王礪罷御史  
授太常博士通判鄧州

###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爲體量知潤州席平爲  
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爲未足信又下  
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  
廷寄任重者爲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  
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飾果是  
才與不才可信與否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



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爲提  
刑者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信萬  
一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爲才邵飾合有用  
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飾  
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况席平曾作  
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劾亦不能了尋爲御史中丞  
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乎其才與不才  
人人盡知何必更令提刑體量然後爲定今外議皆  
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爲名其實不肯主事而當怨  
湏待言事者再三陳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



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已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只是好疑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爲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辦事今邵節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爲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威誰肯信服飾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爲不獨



邵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為朝廷不  
行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  
可諭也伏望聖慈取邵飾所奏特與施行又令今後  
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  
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取  
進止

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

同前

臣伏觀昨者西賊來議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內  
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緣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當  
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



慮西賊通和之後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二十萬茶三十萬乃是五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舉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十年後乘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今元昊一隅之敵一口便與五十萬物臣請略言為國家大患一兩事不知為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三千方至西界當今民力困乏陛下不耻屈志就和本為休民息力若歲般輦不絕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計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權



場捨茶之外須至別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  
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爲敵國指元昊爲小邦若  
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增添何以應副  
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麤物則彼必須亦要十數  
萬大斤中國大貨利止於茶鹽而已今西賊一歲三  
十萬斤北虜更要三二十萬中國豈得不困此其大  
患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顧國  
家利害惟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洩兩府  
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此  
一事尚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



又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爲患  
如臣所說不至妄言即乞早議定計取進止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 慶曆四年

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修築城壘強占侵地欲  
先得地然後議和故楊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  
又聞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繫利害甚大臣料賊意  
見朝廷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計無所出厚以金  
帛買和知我將相無人便欲輕視中國一面邀求賂  
遺一面侵占邊疆不惟驕賊之心難從實亦爲國之  
害不細今若縱賊於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



無捍蔽便為孤壘而賊盡據要害之地他時有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則關中遂為賊有以此而言則所侵之地不可不爭伏况西賊議和事連北虜今人無愚智皆知和為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為中悔若得別因他事猶可絕和何况此侵地是中國合爭之事豈可不爭臣謂今欲急和而不顧利害者不過邊臣外憚於禦賊而內欲邀議和之功以希進用耳故不肯擊逐羌人力爭侵地蓋小人無識只苟目前榮進之利不思國家久遠之害是國家屈就通和只與邊臣為一時進身之利而使社稷受無涯之



患陛下為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為社稷謀豈不極  
慮伏望聖慈遣一使往延州令龐籍力爭取吳賊先  
侵之地不令築城堡寨若緣此一事得絕和議則社  
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尚有青鹽之說此事人  
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尚陳塩  
利以惑聖聰伏望聖慈不納浮議取進止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四十九



國子監藏書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五十

奏議諫院進十一首

論大臣不可視小事劄子

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

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

繳進王伯起上書狀

論大理寺斷冤獄不當劄子

論內臣馮承用與外任事劄子

河北轉運進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

論劉三墩事狀

論兩制以上罷舉副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狀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論大臣不可親小事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兵興累年天下多故樞密之職事任非輕雖  
典兵戎體均宰輔至於大小機務其繁文倍於中書  
所以國家舊制都副承旨皆用士人位比屬僚事參  
謀議祖宗之制尤慎擇材或取其歷職詳練者以爲  
副使自承平以來綱紀隳廢惟用人吏備員而已當



四方無事之時兩府檢例行事天下曠恬然不懼  
自兵戎旣動中外事繁猶務因循致多敗誤今承旨  
不親職事惟署文書凡百行遣皆委諸房小吏使副  
大臣不免親臨細事旣不得精心思慮專意廟謀至  
於碎務繁多又不能躬自檢察遂使邊防急奏多苦  
滯留軍國密謀動成漏洩凡關事體不便處多皆由  
樞臣難自躬親而承旨不能舉職也臣今欲乞依祖  
宗舊制承旨特用士人如武臣中難得其人卽請於  
文官中精選材能換與合入官資責其舉職仍令樞  
密使副條列常行事目有可以分職責成者悉以委



之使大臣專意廟謀屬吏分行職事時叅國論庶有裨補既復朝廷之舊制又於事體而合宜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取進止

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

臣伏見近來朝廷號令煩數更改又頻降出四方多不遵稟而朝廷之臣無專主者亦不勾校稽違考責實効以不銳之意行不信之言宜乎空文雖多而下不畏聽今百職廢壞弊實由斯臣竊見漢丞相官屬甚多欲乞精選材臣采漢名號增置兩府官屬官一二員使專掌政令之出者置簿拘管俟天下施行報



應校其稽違舉行朝典即不得以承受回申便為報  
應須是施行實迹具以條聞旋行勾銷以見能否臣  
謂苟設此官則天下知朝廷有責實之意今後可使  
令出必行官無曠職如允臣所請乞下兩府重議施  
行取進止

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

臣伏見朝廷選任百官文武叅用文官在選者各以  
舉主遷京朝官其間雖容時有濫冒然孤寒有才行  
之人亦徃徃獲進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並無賢愚  
分別一例以年歲遞遷自借職得至供奉官須是三



十餘年使賢愚同滯而國家緩急要人使用無由知其能否或要人使則臨時只看脚色點差多是不副所選臣謂班行入仕之人雖多端然其中亦極有才  
能可任用者但國家舉選之法全未精博臣欲乞將  
近下班行比類選人別立舉官之法凡無人舉者官  
有所止更不例遷有舉主者方與遷轉或且令無舉  
主者依舊年限遷轉將有舉主者別作任使仍乞嚴  
爲約束重其連坐之法使舉者不容冒濫則才與不  
才漸可分別而用人不濫况今四方多事天下都監  
巡檢監當之類盡要得人方能集事不必邊任并閩



職方用舉薦其他要切使喚處多如允臣所請乞付  
樞密院商量立定法制頒行取進止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爲邊臣所  
疑移入內地充任亳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  
部風聞近爲不服亳州水土死亡却家族身又疾病  
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謂方今西鄙用  
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夷旣欲守清盡死  
於邊疆當厚遇繼諤保全其家族豈有旣任其子又  
疑其父繼諤求遷內地其實異鄉雖曰居官乃是凶



繫致其失所身病家亡况彼初心又無顯過在繼諤  
之身已有幽囚冤枉之嘆於守清之分又失駕馭豪  
傑之方萬一繼諤疾病死而不歸守清父子之心豈  
得無恨反視中國乃為世讎必與邊陲別生患害其  
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以來凡有計謀未聞  
勝筭尤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致使離叛者多  
皆願附賊在於繼諤處置特垂臣欲乞因其有請召  
至京師與雪前疑厚加禮遇放還本族示以推誠守  
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諤感國家之遇必有所  
死若朝廷猶以為疑即乞先以此意詔問守清計其



必無弃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他日可無後患  
取進止

繳進王伯起上書狀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出外至夜歸家有相州進士王  
伯起看臣不見後留下長書一封中言爲檢匣抑塞  
言事者責臣不能規諫人主開益聰明及自言有策  
可以弱北虜使十年不爲害又言有上皇帝書爲有  
司所抑不得上達仍於長書後卷却奏狀一封意欲  
令臣繳奏臣竊詳王伯起所與臣書詞理極有可採  
但未知奏狀內所言何事緣臣本不識其人又無處



尋訪只據所與臣書內言有策可使北虜十年不爲害此一事是朝廷當今急務其奏狀臣不敢滯留謹并元與臣書繳連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省覽或有可採乞下開封府尋訪本人更加詢問謹具狀奏聞

論大理寺斷冤獄不當劄子

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爲一班行王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極惡本因踰濫欲誘一求食婦人爲妻自持刃杖恐逼正妻阿馬令其誣以姦事髡截頭髮又自以繩索付與阿馬守度持刀在旁逼令自縊其命垂盡只爲



未有棺器却且解下其後又與繩索令自縊阿馬偶  
待生逃臣略聞此大槩其他守度兇惡之狀備於案  
牘人不忍聞阿馬幽苦冤枉如此而法吏止斷誣姦  
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今阿馬之冤於  
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難容若以法家斷罪舉重而  
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迫人以死之情重原其  
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多或有兩相爭  
恨理直之人因發忿心殺害理曲之人者死與未死  
須被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在自身阿馬本無所爭  
備極陵辱迫以自裁虐害之情深於謀殺遠矣臣嘗



伏讀真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冤枉未申賞刑踰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寃婦臣職當言者也豈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強暴之男而敢逼人以致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今強者陵弱踈者害親國法遂隳人倫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慈特令中書細詳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即乞行刑法以止姦凶取進止論內臣馮承用與外任事劄子

臣伏見內官馮承用近因過失爲臣寮論奏陛下親發睿斷不私小人聽納群言遂去左右中外之士莫不相慶然初聞朝議將與外任至今多日未見指揮



近呂外面虛傳云却得教坊勾當留在京師竊以方  
今內外臣寮若有罪犯便湏勘劾依法行遣今承用  
本因有過超轉官資只與外任尚爲優幸若更遲留  
不遣則使今後伏事陛下左右者恣爲過惡無以戒  
勸承用從來過犯其衆人皆畏懼不敢明言自其罷  
却入內已來舊跡漸多彰露內廷之事臣不細知外  
邊作過頗有實狀今若未行遠黜則言事臣寮不免  
再有論奏勾連獄訟生事轉多其馮承用伏乞早與  
一外任閑慢差遣便令出京可以戒勸後人外弭物

論取進止



河比轉運進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

慶曆四年八月新除河北轉運按察使未行

右臣伏觀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  
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  
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  
深思輕信其說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  
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是責人展効之際獎之猶  
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  
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謂  
一時之極選凡彼被選之者皆亦各負才業又無



人知常患無所施爲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  
所長不惟欲報朝廷豈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爲欺罔  
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  
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其或不至如斯何必  
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常能力主張猶  
或有沮者何況更生疑異使其各自心闌如此用人  
安能集事况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  
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者下當怨怒上忤權勢  
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  
未能施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



區公名卷五  
八  
官吏爲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  
故毀謗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  
未有大効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懼近日致仕者  
漸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  
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人  
因挾私怒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  
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  
按察之權而爲貪贓老繆之吏所快謹具狀奏聞伏  
候勅旨

論劉三殿事狀

慶曆四年



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澂挈其愛妾兒女等七口  
向化南歸見在廣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  
式接來人等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  
四五十年來智士謀臣晝思夜筭未能為朝廷出一  
奇策坐而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下乖離而親貴  
臣忽來歸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竊  
慮憂國之臣過有思慮以為納之別恐引惹臣請略  
陳納之却之二端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徃年山  
遇捨元昊而歸朝邊臣為國家存信拒而遣之元昊  
甘心山遇盡誅其族由是河西之人皆怒朝廷不納



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既自絕西人歸化之路堅  
其事賊之心然本欲存信以懷元昊而終至叛逆幾  
困天下是拒而不納未足存信而反與賊堅人心此  
已驗之効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歸罪郭勸悔已難  
追矣此事不遠可為鑒戒伏望陛下思之此不可拒  
而可納一也二也設是契丹貴臣秉節鉞兼宣徽可謂  
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大  
醜之事必須掩諱不欲人間必不敢明言求之於我  
此其可納二也况彼來投又無追者相繼既絕蹤跡  
別無明驗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為辭此其可納三也



三噉既彼之貴臣彼國之事無不與知今既南來而  
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  
之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噉  
果在中國則三四十年的間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  
之大利其可納四也彼既窮來歸我若拒而遣之使  
其受山遇之禍則幽燕之間四五十年來心欲南向  
之人盡絕其歸路而堅其事狄之心思爲三噉報仇  
於中國又終不能固契丹之信此爲誤計其失尤多  
凡三噉在中國則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  
離心常恐向背凡契丹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



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患此又可納大利五也古語  
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幾也其劉三  
馥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近安存津遣赴闕惟乞  
決於睿斷不惑群言取進止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

狀慶曆五年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為臣寮上言符制以上舉省府  
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勅命更不行用  
令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寮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  
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廢事小人希合吹罔天聰臣



下獨  
下備  
一係  
是作

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犇  
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  
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  
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  
官入國學班行遷閣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  
至天下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  
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犇競而廢之豈  
可獨於省府等官獨長犇競而可廢此其欺妄可知  
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騫且馳騫盡係小  
人豈名端士至如自来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絕小



難下  
一作重  
用下  
字作  
而任  
之

人干求况自頒新勅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節  
馳騫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則凡  
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托人莫肯言此  
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臣寮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  
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  
通判以求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  
其它舉官不請託只此勅舉官須請託即非臣所知  
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要害之地皆已委信  
任用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况兩制  
之臣除此勅外亦更別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



作徒下

惟此勅則頊徇私請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笑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爲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况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惟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



不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勅文首引國書爲言是也當時臣寮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又不爲朝廷惜事体凡事攻擊至今未已况朝廷用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



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  
改更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審察愛憎之私  
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慎改張臣檢詳元隆舉  
官勅意亦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  
却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  
不敢自辨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今來臣寮指  
以爲辭豈可尚冒寵榮不能自効請從黜罰以弭人  
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  
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  
不已也其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



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  
則天下幸甚也臣伏覩去年八月二日元降勅命節  
文云比於國書擇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慎外臺  
之選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命告示賞罰之命  
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臣無  
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慶曆五年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  
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  
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



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  
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  
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  
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  
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  
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有  
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  
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  
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  
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



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  
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  
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  
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衍爲人清慎而謹  
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  
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  
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  
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  
河東請急脩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  
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



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  
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  
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  
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  
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  
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  
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  
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  
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  
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



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  
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  
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  
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  
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  
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  
敢略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  
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  
冀皆有効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  
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



遇事便行臣方恠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  
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  
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况自  
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  
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  
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  
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  
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  
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脩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  
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



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群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



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  
今群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  
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  
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脩昧死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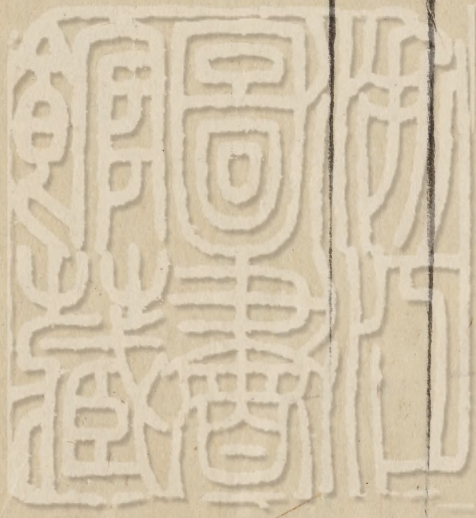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五十



一 國朝文忠公集卷五十一

七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五十一

奏議銓部翰苑進六首

論權貴子弟衝移選人劄子

論臣寮奏帶指使差遣劄子

請駕不幸温成廟劄子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論修河第一狀

論雕印文字劄子

論權貴子弟衝移選人劄子

至和元年六月判流內銓

臣勘會銓司近年選人倍多員闕常少待闕者多是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動經年歲遇有合入闕次



多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便行衝改或已注授者且令待闕或纔到任者即被對移只就權貴勾當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臣寮陳乞多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覷墳塋僥倖希求妄託名目孤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邊寄不許般家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餘雖無事故自將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注人者更不改注已到任者更不衝移並令別具陳乞仍不許連併陳乞兩任如允臣所請乞下銓司遵守施行今取進



止

翰死

論臣寮奏帶指使差遣劄子

至和元年九月兼三班院

臣等勘會本班見管使臣至八千餘員其入仕之源  
既已冗濫及差遣之際又多有因緣附權貴者僥倖  
多門致孤寒者怨嗟不已伏見近年文武臣寮出外  
任者多帶指使隨行不久便奏乞監押巡檢差遣仍  
多指定去處陳乞亦有元只是諸司職掌人奏帶隨  
行後來改轉班行並不曾歷短使監當差遣便入監  
押巡檢親民亦無合入遠近路分取便指射有職田



處朝廷以重違臣寮奏請更不勘會差遣資序路分  
遠近合與不合入得便行差除相繼成例近日漸多  
合行釐革臣今欲乞今後臣寮奏帶隨行指使之人  
及三年已上並只與理爲一任候歸班依例差遣外  
更不得陳乞差遣所貴止絕僥倖今取進止

請駕不幸溫成廟劄子 至和三年

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踈決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  
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真宗皇帝御  
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云正月八日  
是溫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踈決又見聖駕朝謁



萬壽宮又云溫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蓋為自  
去年追冊溫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極優崇  
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  
獻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溫成皇后祠廟在彼伏  
以陛下聖德仁孝本為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  
中外議者言陛下意在追念後宮寵愛託名以謁祖  
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  
畢更不臨幸溫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  
說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  
惟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為萬世法亦



不可不慎取進止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至和二年

月日具官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法道  
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闕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  
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  
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  
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  
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旣盡疑  
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  
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



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



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  
 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  
 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  
 湯之德曰改過不愆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  
 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  
 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繆矣夫然仲虺猶戒其自用  
 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  
 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  
 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  
 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



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  
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  
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  
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  
相疑心一生視聽旣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  
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  
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  
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  
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  
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



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  
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  
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  
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  
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  
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  
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徑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遂  
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忠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  
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  
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



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而言事者亦當知  
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  
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  
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  
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  
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  
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  
識憎愛挾情除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  
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復戾之臣也  
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群臣善惡



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  
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  
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  
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  
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  
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  
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極斯  
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  
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臣昧死再拜

論修河第一狀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橫龍回  
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  
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  
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  
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勦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  
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興事之始旣已蒼惶群議  
一搥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  
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  
配一千八百萬梢芟騷動六路二百有餘州官吏催  
驅急若星火民度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



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歛怨舉  
事輕脫為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  
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眾開一  
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  
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  
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  
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帑務安靜振卹之猶恐  
饑民起而為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  
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川兵之後繼以凶年人  
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稍歸復然死亡之餘



所存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充今又遭此旱歲京東  
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暮春粟未布種不惟  
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千萬  
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為赴役就河便近則  
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  
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  
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  
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  
是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  
自橫隴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



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審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下之性乃因水之流䟽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䟽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幹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也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又亦數歲故道已塞而難



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  
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  
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  
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嶠山摧海水搖蕩如此  
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  
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  
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  
而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  
河後將動徃徃伐桑拆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



國文忠公集卷五十一  
九  
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歲  
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  
豐年餘力漸次興爲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  
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雕印文字劄子 至和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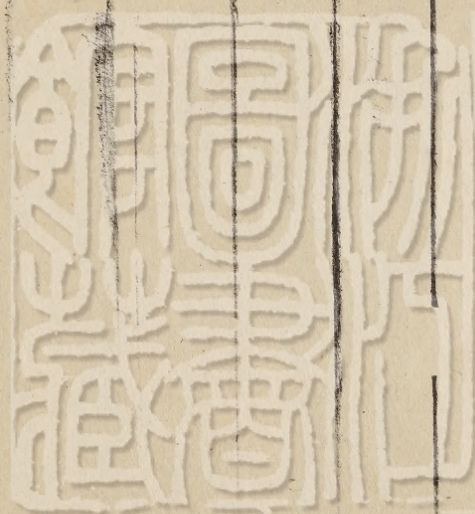
臣伏見朝廷累有指揮禁止雕印文字非不嚴切而  
近日雕板尤多蓋爲不曾條約書鋪販賣之人臣竊  
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爲宋文者多是當  
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讓官表其間  
陳北虜事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



不知事體竊恐流布漸廣傳入虜中大於朝廷不便  
及更有其餘文字非後學所須或不足爲人師法者  
並在編集有誤學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揮下開封府  
訪求板本焚毀及止絕書鋪今後如有不經官司詳  
定妄行雕印文集並不得貨賣許書鋪及諸色人陳  
告支與賞錢貳佰貫文以犯事人家財充其雕板及  
貨賣之人並行嚴斷所貴可以止絕者今取進止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五十一







有例送三班院差使外其餘宮院殿侍及客司  
書表七案等別無恩例只有慶曆八年勅立年  
限上自郡王下至觀察使以下應緣皇親宅前  
殿侍客司書表宅案等並只勾當五年便送三  
班差使等第年限轉充借奉職此入仕之源最  
爲僥倖者臣今欲乞應郡王已下宅前殿侍客  
司書表宅案勾當及五年者更不送三班只令  
在宅依舊勾當所有合轉殿侍至借職年限並  
依慶曆八年密院劄子指揮如此則皇親勾當  
人不妨恩澤只是免得諸宮院送納三班後續



國朝文獻卷三十三  
二  
補人數兼諸宮院若得依舊勾當並是諳熟委  
使之人又三班減得人數甚爲利便

一百司人吏舊來出職皆有職名年限近年多候  
轉及職名及年限未滿多乞情願就近下恩澤  
或僥求因人奏帶及抽差勾當叙勞酬獎及合  
作選人者情願就班行之類臣今乞一切止絕  
右臣所起請只是因述濫官略陳此一事如允臣所  
請乞下三班院與勾當臣寮同共鋪陳條貫立定新  
制奏乞朝廷降下施行取進止

論罷修奉先寺等狀 至和二年



若臣近曾上言爲京師土木興作處之行減罷事  
準勅差臣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續奏聞次今又  
聞聖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  
近年政令乖錯紀綱隳頽上下因循未能整緝惟務  
崇修祠廟廣興土木百役俱作無一日暫停方今民  
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  
耗國財務爲已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獎之功勞託  
名祖宗張大體况諸處神御殿當蓋造之初務極  
崇奉棟宇堅壯莫不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  
以來不住修換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換一十三



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物料蓋緣廣張得物料即多圖酬獎恩澤竊以崇奉祖宗禮貴清淨今乃頻有遷徙輕黷威靈要其所歸止爲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爲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黷祖宗之威靈置人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爲之臣實痛惜臣因準勅減定於三司略見大槩開先殿初因兩條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物料不可悉數此外



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惟產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事神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爲能臣竊見累年火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是以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爲陛下惜國力民財謹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脩省其已興作者旣不可及其未修者宜速寢停况睦親神御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別無禮典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



三司差官整補不得理爲勞績其奉先寺乞勒寺家  
自修今垂拱殿是陛下常坐之處近聞爲無梁木且  
止未修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他所陛下  
尊爲天子無梁木修一殿富有四海而皇族無屋可  
居蓋爲將良材美木俯徇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  
致合行修造處却至乏材伏願陛下進思累次大火  
常發於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火必盡焚  
且天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此所以  
禍應未臻而災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  
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



恭儉不樂遊畝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人  
一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為陛下惜之伏望  
聖慈廣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修河第二狀

至和二年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  
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  
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  
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  
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  
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



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旣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遽引書史虛述河源只以今



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

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澁乃於滑州

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

狗廟決所謂龍埽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

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

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

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

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

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壠之水又

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



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旣梗乃  
又於上流商胡口决然則京東橫壠兩河故道皆是  
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决理  
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器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  
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  
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  
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  
若云銅城已東地勢降下則當川水流宜决銅城已  
上何緣而頓淤橫壠之口亦何緣而大决也然則兩  
河故道旣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



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從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芟料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畧之方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



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  
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  
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  
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  
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  
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  
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  
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  
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澁  
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智者之



不爲也今若因水所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  
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  
患矣堤防歲用之大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  
虛舉太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  
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  
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  
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  
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  
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  
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



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  
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修河第三狀

一作論修六塔河  
至和三年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  
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  
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  
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  
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旣又捨故道而修  
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  
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



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旣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



猶當爲之况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信爲竒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旣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竒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况治水本無竒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竒



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  
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  
者竒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  
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  
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  
以試竒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  
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  
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  
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堤防於恩冀者其患  
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



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  
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  
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  
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  
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於大害所謂其  
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  
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  
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  
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  
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



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堤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之淤高流行梗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者也今爲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



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  
溢自漚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  
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  
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  
六塔皆不可為惟治堤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  
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  
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為是下情如此  
誰為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  
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  
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



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  
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  
求竒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况  
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論狄青劄子

至和三年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  
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  
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  
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  
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爲福者有矣若夫天



下之人共知而獨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  
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  
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  
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  
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竊見樞密  
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爲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  
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効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  
當時言事者已爲不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  
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  
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內



出得此人既以爲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  
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  
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  
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爲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  
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爲  
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  
事便謂湏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  
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爲扇誘  
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  
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



必不爲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  
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  
已而爲人所禍者矣爲青計者宜自退避事權以止  
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  
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  
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  
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  
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  
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  
至蹉跌而特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



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  
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  
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  
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  
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  
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  
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  
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  
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旣去流議漸  
消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



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為  
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  
愚不敢自默取進止月餘青罷樞  
密知陳州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五十二









常難於必信不依息之也所謂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的  
學士職號論思開外議唯沸而事繁安能臣言狂計  
愚不敢自默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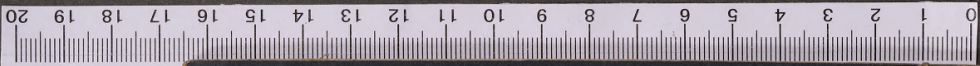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